

列子天瑞篇

新象

和孫張懷氏著

子孫通志卷之六

和縣張懷民造

列子天瑞篇新義

中華國學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列子天瑞篇新義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著者 張 懷 民

出版者 中華國學會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有 著
作 權

微志願迴無量劫
藐躬堪任大投艱

懷民學弟

武進顧惕生題

列子天瑞篇新義

和縣 張懷民造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謹案：此浮屠緣起之說也。浮屠真如緣起之說。惟馬鳴菩薩起信論及楞嚴經說之甚詳。其說曰：心真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又曰：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黎耶識。楞嚴經曰：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旣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

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首楞卷四此以無明覺與明覺對待立論。與起信論眞如生滅之說正同。不生不化者。卽眞如也。生化者。卽生滅也。中土宋儒周濂溪太極圖說。亦以無極太極立義。其說蓋出於易。宋徽宗義解。以不生不化爲道。生化爲物。江濤解云。形體區別。遷謝不停。爲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眞常不變。此爲不生不化。與道家之說相似。是道家古有是說。非列子一人也。疑獨云者。言眞如本體。不可言說。離一切相。絕對無偶者也。往復者。非前際去。非後際滅。畢竟常恆者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六句。今見老子。楊仁山曰。谷者。眞空也。神者。妙有也。佛家謂云。如來藏。玄牝。佛家名爲阿賴耶。從阿賴耶變現根身器界。或謂之門。或謂之根。繇繇若存者。離斷常二見也。用

之不勤者。顯無作妙諦也。此解可爲精當。列子以此章列之篇首者。以中土緣起之說。爲道之根。與近思錄太極圖說入于道體一門。列之篇首同意。蓋所以探天地造化之始。而爲深渺之談也。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謹案。此明萬物發生之叙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鳴喙合。與天地爲合。其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莊子天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者。太易未見氣也。物得以生謂之德。太初氣之始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太始形之始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太素質之始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太素之質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云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萬物渾淪而復歸於太易也。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於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五行一陰陽焉。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近思錄此說蓋出於易與列

子之義大略可以相傳。然濂溪此圖或謂出於僧壽涯。其源亦爲道家所

傳。今觀列子之書。又出於乾鑿度。是知易與道家固互有出入。向周子亦

承其流耳。又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舊本九下有變者九字今從俞校刪者

究也者。此中土立數之根原。依林希逸說。陰陽二與五行共爲七也。少陰

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乾數之極也。此說亦

出於易。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與此義合。道者無極也。

一者太極也。二者兩儀也。三者數之極也。蓋古人舉數。凡一二所不能盡

者。則約之以三。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則三也

九也。皆不過舉之以明數之多。其義一也。本汪容父釋三九說乃復變而爲一。一者

形之始也者。言氣形質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名其渾淪之體。形變之始。莫非一也。此與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鈞之說同意。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者。此說若律以近世原子 Atom 電子 Electron 之說。誠古粗而今精。然近世科學家言以太 Ether 造成電子。電子造成萬物。而所謂物質者。又絕無本質。純爲無數電子組織而成。其構造直不可思議。則列子所謂清濁冲和之區分。蓋亦從想像而言。猶未能探造化之原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

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謹案：江適氏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囿于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而不能地。

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又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之職。卽萬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眞宰也。夫唯無爲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旣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爲。道藏沖虛經解

按此篇以有爲無爲相待立論。江氏解以道與用而歸宿本於無爲。頗得列子之旨。然其義尙非極至之論也。宇宙之間。含有一物焉。老氏謂之道。釋氏謂之法界。混沌磅礴。彌綸萬有。蓋無乎不在也。指乎未落形氣之中。則名之爲如。狀之爲無。先天地生。爲萬物母。迨其與物質和合也。則名之爲識。爲心。爲性。此中土無與有對待之義。所由生。然依於無而言。則固不

可限於形質之隔闕。而無乎不在。依於有而論。則八識各域於其職。而彼此已不可通。首楞云。如太虛空。參合羣器。由器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爲一。又云。空有二俱非。迷晦卽無明。發明便解脫。解脫因次第。六解一亦亡。此則爲究竟之義耳。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蠅爲鶉。得水爲豨。得水之際。則爲蠅蠚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螯。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鵠掇。鵠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蒼芮。蒼芮生乎腐蠶。羊肝化

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之爲猴也。魚卵之爲蟲。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溼。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謹案：此浮屠生滅之說也。郭象曰：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阿毗達磨雜集論云：生與老死作緣者，由有此生彼，相續變壞，皆得有故。而老死二支，又與生爲緣，展轉因依，如輪旋轉，馬鳴推論眞如，具空不空二義，推論生滅，具覺不覺二義，莊子亦謂以生爲喪，以死爲友，以無爲首。

以生爲體。以死爲尻。知有無死生之一守。以無爲首。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也。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如來藏生滅心也。有無死生之一守。生滅與不生滅和合之謂也。此皆以一死生之機。而立義與列子此文之義適合。楞嚴世尊所說十二類。曰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是也。而列子此章。敘述人禽獸鱗介蟲草血肉之屬。計五十餘種。而皆不外于首楞世尊所說卵胎溼化四類。石隸楊仁山曰。種子在賴耶識中。或多或少。隨時發現。則成生類。又曰。機者。玄牝之門。卽是阿賴耶識。具生滅不生滅二義。萬物皆從此出。名之曰生。復從此入。名之曰死。出入不離於機。死生皆假名耳。此論極是。易繫辭下傳云。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韓康伯注曰。機者。去無入有。理而無形。不

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此以去無入有爲義。與郭象之解相合。均足以明一氣轉變。由不生滅以至生滅。爲二者之關紐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恆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

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謹案：此章反覆推究。明生滅之無常。顯法爾之常存。固爲列子見道之談。然浮屠說輪迴。則生滅往復。實爲萬物之定律。惟精修靜慮。澈悟法源。不受後有。方能免此。而中土道家尙未之及。乃說者謂此篇精神入其門四語。實釋氏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大方廣圓覺了義經上之語所從出。不知梵華異文。何從蹈襲。特以真人見解。異域所同。彼方所知。此方未必盡昧。然佛所說平等法性。及修習方便諸法。此書尙未暇詳列。固當博考梵典。以期從事實證究竟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

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謹案：此言榮啓期樂天安命，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然亦覺心初顯，甫能解脫，必至始覺同乎本覺，不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相撓，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蕭然無寄，翛然而往，方稱至人之德耳。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

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謹案：此言般若眞智漸顯，任運而行也。瑜伽師地論第十二云：復次云何滅盡三摩鉢底，謂已離無所有處，欲暫安往，想作竟爲先，諸心之法滅，問以何方便入此等至，答若諸聖者，已離無所有處，欲或依非想非非想處。

相而入於定。或依滅盡想而入於定。依非想非非想處相而入定。謂於此二心。深生厭捨。非想非非想處。進趣所緣。皆盡滅。故心便寂滅。依滅盡相而入定者。亦復如是。將欲趣入滅盡定時。有二種法。多有所作。謂奢摩他毗鉢舍那。此言由止觀入定之相。以明真人任運而行。應化無迹。行止任運。而入三摩鉢底。是乃真人之德也。列子此文。林類深知真常不變之義。不隨萬物遷化。痛切至於死生。而不能動其心。易其性。蓋世出世法。皆以真空爲本。萬物化生。同出一原。是故雖有死生二端。互相顯發。而仍結歸空義。恰合般若妙諦也。中土不說輪迴。而林類謂死之與生。一往一返。已暗示輪迴之義。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爲樂。是蓋明生空之理。而未足以證法空也。故孔子以爲得之而不盡者。蓋以此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謹案。列子之所謂死者。佛家謂之涅槃。涅槃者。圓明寂照。慧光常存之謂。

也。世俗之人，但知生之可樂，沉迷火宅，沒溺塵勞，莫不以死爲畏途。然卒不能幸免，不知求超乎死生之術，以求寂慧之常存。卒也，樂生畏死，而死爲中陰所迷，常受輪轉，可哀也夫。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謹案：江適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徹。此應物之本也。又曰：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按：禪宗教人，皆以祛除妄想，調息入定爲第一義。而老

子亦謂致虛極。守靜篤。皆以靜爲應物之本。莊子闡發守靜應物之義。尤爲鬯達。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惔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此可與列子此章之義互相發明。粥熊曰。運動亡己。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閒不可覺。俟至後知。

謹案：此就生滅一邊立說。暗示不生不滅之義也。楞嚴經曰：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又曰：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蓋大化密移。成虧互見。故人有生老病死。凡夫不覺。必俟後世。聖人嘆逝水之如斯。感邗那之變易。而知生滅不可暫停。常修元明之性。而使不生滅者。澄然寂靜。故其不變者。不爲生死所囿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

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謹案：杞人憂天。生滅心也。近人楊仁山釋之曰。安心但緣外境。未嘗返觀假我也。夫自身亦在生滅之中。不憂自身之變壞。而但憂天地。誠爲緣外

境。然列子此喻。若以現今科學眼光觀之。則太陽系中之行星繞日而行。恆星行星。終有毀壞之一日。杞人之憂。誠非過慮。聞西人有天文家。推測地球與彗星於某日當相觸立爲灰燼者。膽小者卽於是日投崖而死。是則列子之理想。竟有見之事實者。列子乃將生滅心掃除淨盡。且推而反之於身。復合生死爲一。而上證無心之理。誠可謂超人之見矣。或曰。無心將同木石。有何可貴。曰。無心者。非本無心也。蓋必先具杞人之憂。而由可憂。悟至無可憂。又將可憂與無憂之心兩邊雙泯。再證無心之域。方爲了悟。若不由此階級循序漸進。其無心亦冥頑無知之心耳。奚足貴哉。起信論曰。依本覺故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始覺卽同本覺。杞人憂天。始覺也。列子生滅雙泯。而歸於本覺耳。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謹案：人之一身。無非四大所合成。淨名經所謂是身如芭蕉。空而無實。性命卽是識。識依塵而生。依根而現。根塵不存。識何從現。至於其他一切外塵。更無足論。相宗三性之說。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執性偏計所尤爲圓到之論。能悟此理。則諸執盡破。圓明之性顯矣。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

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者。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

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謹案楊氏仁山曰。天地之德者。法界緣起也。凡夫迷一眞法界。忘分能所。故有盜機。豈知能所無空。實無可盜。盜旣非盜。何有不盜之可說耶。又曰。欲免此盜。更有何術。曰。破我執而已矣。無始我執。相續不斷。世世受生。皆由我見攬四大而成身。若無我見。誰爲能盜。按盜者。起於有分別心也。世人從本以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惟妄心滅時。方能得現。蓋我執起時。分別心起。以衆多極微成一合相。金剛經所謂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是也。向國二氏。我執甚堅。故不達性分所起功德。出於無爲無彊。是其心之體道。盡於一隅。而性有蔽塞。不能證無分別智。國氏亦不能脫離我見。未知形體之身。總聚五蘊合成。遂焉起惑。執之爲我。此二者之盜。雖有公私之

殊。要其歸則一也。東郭之言。歷破我執。示天門之妙義。泯生滅之浩波。而如來藏自具功德之用。又豈八風之所能動哉。

說

道

圓

修

子

說道

道之名。說文許君釋曰。所行道也。從走。從首。後世引伸爲道理之道。以此乃人所共由。不可須臾離。如道路也。劉向父子。區周秦學說爲九流。而列老莊之儔於道家。班氏載其言曰。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道家三十七家。今存者惟老莊數家而已。其餘或僞。循其所稱。蓋不過多識往事。熟睹成敗。知趨避自全之術。如後世馮道之流亞耳。非但不足括道家之精要。亦不足概老莊之宏深。道家之魁。首尊李耳。然老子之書。持論尙多見道之言。今日此人君南面之術。則守道非平。

民之職。其誣甚矣。卽莊子所伸老氏之旨。及自所發明。亦豈無精深之旨。而概無所發明。其輕淺不聞道。斷可識矣。獨太史公所稱。尙略知其統紀。曰。道家使人精神專壹。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曰。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又曰。混混冥冥。光耀天下。隨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蔽。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公知道家之所重在一精神。而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存神養生。留此身以治天下。其論體用。稍近之矣。然泥其說而不慎。或流爲後世丹鼎家言。因其重視死生。不足超乎死生之外故也。惟莊周

之論。能得其宗。其言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又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而老氏之稱道亦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綜覽二家之說。其所謂一者。近釋氏之言。眞如。所謂道者。近釋氏之言。法爾。莊周之言。一尤詳。天地篇云。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留動卽流動。史記霍去病傳。宿將常坐留落。不遇今世俗訛作流落。卽其證。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

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其云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卽不生不滅之眞如也。依如來藏有生滅心。故物得以生之謂德。以生滅心與不生滅和合而成藏識。由藏識具不生滅與生滅之二種。故曰未形者有分。藏識生滅與不生滅。其分齊不可別異。故曰無間。藏識不覺而動。稟氣受質。展轉增長。漸成諸根。故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則謂之性。形則指諸根。神則指八識。八識具於諸根中。各具心所諸法。界畔斬然。不相凌亂。斯之謂儀則。衆生根性。本來涅槃。無始已來。由不覺故。爲一切法所依止。散入諸趣。及證得涅槃。仍反其不生不滅之本體。故曰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覺心圓滿。徧十方界。故曰同乃虛。虛乃大。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故曰合喙鳴。喙

鳴合與天地合。圓覺經云。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華。卽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卽空華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無俱遣。是則名爲淨覺隨順。故曰。其合縉縉。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此其說。乃冥契意大利畢達哥拉之學說。畢氏之言曰。萬物之原種者。含藏萬物於絕對唯一之理體中。其原體卽稱元子。蓋物心二體。其初在于元子之中。乃和合而常存。未見差別。然本體雖無差別。而一切萬差。卽於是乎生。蓋萬差者。卽宇宙森羅萬象也。其被縛束之現象中者。卽吾人之精神。但吾人之精神。雖有此纏縛。畢竟不能常住。其破縛束而全常住。皆賴吾人固有之智力。蓋智力能破萬差之迷境。開唯一之真理也。入人世間修學求道。其目的唯在養此智力。而脫離纏縛而已。然一有情欲。遂被縛於迷境中。旣入迷

境。何能自由。故吾人之所務。又在脫其情欲。而使意思遊於自由之境也。其所謂自由之境。與佛氏之隨順覺性。（又名曰大自在）莊周之大順。蓋無殊耳。然則所謂道者。果以何說爲究竟。何說爲守道之要乎。曰。就道之名而釋之。言其道爲人人所共由之塗轍已耳。然名身本屬不相應法。（見天親百法論）故諸家學說。其立名亦至不一。吾將就諸家建立共同之名。證以大乘之說。而先言其體。原夫真如本體。（儒家名之曰道。名之曰仁。名之曰元。就其應用而言。則曰理。曰義）其在無明纏縛之中。則曰藏識。（儒家名之曰性。朱子之釋中庸曰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所謂性也）然在纏之藏識。因不覺變爲無明。而其本體。固昭昭不昧。荀子所以又別其名爲人心道心。人心指無明。道心指真如。守其昭昭不昧之本體。而祛其桎梏。以求復其

初此修道之職志也。故入道之說。治之多方。要之以復性爲本。然所謂復性之功。固非易易。而歷觀吾國周秦唐宋明諸家之說。亦各各不同。今綜括衆說。寓諸無竟。知其解者。冀旦暮遇之也。

道家之言性。則以靜爲體。而以動爲用。故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王弼云。復命則得性命之常。）言復命則兼重其體。故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莊周之說。則其論尤精。并死生而齊之。以求遊於逍遙之域。已也。功也。名也。皆吾人所以自縛者也。莊周一舉而空之。逍遙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而外死生焉。大宗師無已。空我相也。無功無名。空人相也。外死生。空壽者相也。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齊物論空法相也。至其極也。而以萬物出乎無有。聖人藏身天門。庚桑楚宇泰定者。發乎

天光上同唯止能止衆止

符德充

其於窮神盡性之學可謂臻於大乘矣而管子之

論性也亦能得其要其言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其論攝生也亦曰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又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遯竭其是謂雲氣業內是其說可謂達性命之理而全真矣而其輕重篇云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歷歷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偏矣輕重八十五尤與馬鳴心生種種法生之說符契其論治也上本諸自然純任無爲而善因以爲治莊周曰遊心於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又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五應帝老子亦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我無爲而民自化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治大國若烹小鮮又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司馬遷亦稱管子善因其意以道本自然聖人抱一致柔內則滌除元覽外而愛國治民均保之不欲盈持之不欲繁守靜以觀萬物之復然其道主日損而其術操之亦至簡然社會現象日益繁賾其欲望亦日增月盛而芸芸之生終不可概以此術施而教之使同化也而道家所謂去其害馬者子莊必有術以制之而後可此道家所以體法自然無爲其用不得不兼採名法之說以應物正史公所謂因循爲用是也則法家之說尙焉故道家末流不得不藉法以爲治韓非法家而有解老喻老二篇是道流於法太史公謂皆原于道德之意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識其體。或語焉而未詳。盡其用。精密而無倫。其惟儒家乎。易大傳曰。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以長。是禮之所起也。論禮藉其所言。知禮之所由起矣。雖然。亦言之而未盡也。芸芸之生。皆具此真如平等之性。從本以來。自性清淨。忽然念起。而有無明。引起諸業。是爲善惡之源。三細六粗。因大敗小己之德。小己之德既喪。大羣之序斯紊。聖人既窮心性之原。又思救羣之紊。欲引之以反其初性之本然。故制爲禮以定之。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法。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禮記中庸禮之大體。含數義焉。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喪服四制孟子論喪葬禮之本。則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滕文公又曰。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禮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是禮之起。根乎人性之本然。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窮人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爲之節。樂記又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王制是

禮之用。防人性之漸失。而管子稱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業內是禮之究竟。又將反人性之本然。由荀子之說。識其防亂之用矣。而於禮順人情。敬能反性之誼。則槩乎未之及也。則其說視禮與法無異。仲尼何以有齊禮齊刑之區分乎。宜乎宋儒有崇孟黜荀之說也。而道家乃曰。失德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子老其所識禮之大義。蓋與荀無異。而終乃藉法以爲治。著之優劣。果何如耶。此儒之較優於道也。

唐韓愈毅然以明道自任。然多大言無實。獨文工耳。而其徒李翱。著復性書三篇。尙有足採者。其論性也。以情爲性之動。性爲情之本。無性則情無所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情既昏。性斯匿矣。情不作。性斯充矣。聖人性之也。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復。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此其論性之大略也。其所論性。蓋近於浮屠之言。真如。而其所謂情者。則意識所起之妄念。起信論云。不覺念起。見諸境界。故說無明。此意識之念也。妄念興而本性汨。妄念息而真性顯矣。其論性多本中庸誠明之旨。至其論復性之方。先取靜爲入門。然必動靜交融。而後能復性之本體。其言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而又曰。此齊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齊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未離於靜者。其得果爲外道無想定。或墮二乘滅盡定中。二者均未達諸法本空之理。動靜不息。生滅心也。故斥爲情。乃至動靜雙遣。入中道觀。方爲至矣。其說與台宗三觀之說。如出

一轍。意者習之之學。嘗有取於彼教之書耶。抑密修冥悟。實有自然符契者耶。然立說雖本中庸。而尙知以一心印證。與後世王學之說相近。其言曰。昔之注解中庸。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是知習之所言復性之學。其修證之功。實有自得而言。此知道窮神之士。所深有取於其說與。

復性之學。至宋明而最爲詳備。細繹其說。殆採孔孟之學。與印度大乘之教。融鑄薈萃。自成一家言者也。然宋自五子倡導。而陸氏與朱子二人。獨各趨極端。明之陽明。又推陸氏之學而充之。迄於清季。二家之支流。遂分幟樹立。若不可合。支離禪學之譏。亦互相謗訕。實則二家之學。同出於禪。大乘之教。本有性相二宗。教外別傳。亦分南北二派。說般若者。別異爲觀照文字實相三種。朱子宗

儒其篤守古訓。近於荀。其考据精密。專以讀書爲窮理。近於相宗。文字般若也。其漸修之說。（卽大學補格物致知傳）近禪家北宗。陸氏宗儒。其尊德性。近於孟。其立說則勇於自信。（陸子言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近於性宗。再傳至於陽明。倡致良知。近於禪家南宗。而良知照心之說。則觀照般若也。要之二家殊塗同歸實相。試臚舉五子之說。與陸王徒黨緒言。證以大乘之說。

（一）宋儒復性之說。倡自二程氏。張氏而大暢於朱子。明道之言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中略）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矣。（下略）此所謂性無內外者。楞嚴徵心之說也。

所謂兩忘者。卽楞嚴六解一亡之說也。伊川亦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發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按七情或作六情。莊子所謂六鑿相攘是也。作七情者。始於中庸篇。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性。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制之。縱其性。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下略）冲漠無朕。卽起信論所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能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覺心初起。心無初相。故未發不是先。已發不是後也。眞而靜。卽眞如本體。未發。卽如來藏。中動七情出。卽意根。性鑿。卽智爲識轉。約情居中。卽止觀成。而轉識成智。而張子謂性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惟大人爲能盡其

道。卽楞嚴所謂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圓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是也。起信論云。如是淨法。無量功德。卽是一心。更無所念。是故滿足。名爲法身。如來之藏。亦此意。又謂心統性情。卽起信論依一心法立二種門。一者心眞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也。朱子語類曰。人自有人心道心。一個生於血氣。一個生於義理。道心不生滅之眞如也。人心生滅和合之阿賴耶識也。又中庸章句云。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此卽華嚴原人論所謂四大合成。中有賴耶之說也。性卽理者。卽眞如之本體也。故又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又云。但有所思。卽是已發。已發指妄念。念起而能覺者。卽謂之中節。故又曰。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心眞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故又曰。天命之謂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又曰。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嗚呼。其論於即觀而止。即止而觀之說。至矣盡矣。無以加矣。其他所說。暗契大乘之論者。更難數計。今特錄其關於宗要者。

(二) 並朱而有陸。其立說雖各立門戶。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陸子靜之言曰。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此可謂達道之言。與定性書之說。若合符節。又曰。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此所謂理事無礙之旨也。又曰。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日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其冥心超悟。直與馬鳴所謂心真如界爲一法界大總相法體同旨。或有譏之曰。陸先生言。除先立乎其長者。別無伎倆。吾應之曰。誠然。又其答朱

子之說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其學術之要。不外此語矣。陽明之學。遠宗陸氏。然其說實較陸氏爲詳。以致良知爲體。知行合一爲用。有明一代。皆遵守其說。其言良知體用兼賅。如云。良知在夜氣發時。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學者要使物欲行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又曰。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欲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又云。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此其論良知。尤與佛氏如來藏本體之說相近。又以心外無事。馬鳴所謂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又以心外無物。馬鳴所謂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一切分別。卽分別自心也。又以性無內外。理無內外。則馬鳴所謂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也。陽明得道之時。凡分三級。其始以默坐澄心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此時能所分明。動靜互梗。正楞嚴所呵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其後知非遂舍。方知收斂者爲靜之體。發散爲寂之用。而後能所雙泯。動靜不二。然陽明所謂理者。卽佛氏所謂諸法也。良知者。其體似般若。其用似如來藏。安心卽無明。照心卽無分別智。及其徒龍溪創爲四無之說。尤與般若真空妙有之旨相契。學者覽之。自可得於言象之外也。

歷觀周秦宋明諸家之說。證以西來大乘之教。其詮釋道體。示人復性之功。眞所謂殊塗同歸者也。古道家之說。惟以守靜爲復性之不二法門。而儒者易之。

以禮較有依据矣。然禮文繁複。習其事而不達其意。則其弊也。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殆其後。智者創法。不肖者拘焉。而大義漸乖。秦漢而後。禮制蕩然。康成諸儒。掇拾於煨燼之餘。抱殘守缺。而三代之制。仲尼所述。其粲然者。終不能見矣。故宋儒採先王制禮之意。兼採宗門之說。而以靜坐存養爲宗。此亦古今學術不同。而教育者不得不因時而變易者也。然宋明儒者。衍唐韓愈之譎言。以闢佛爲一大事。不如彼以立誠爲入手。主敬爲工夫。修齊治平爲用。釋氏以起信爲入手。止觀爲修省之要。大悲爲用。二者有以異乎。以枯寂爲禪者。二乘斷滅之見也。彼教亦嘗呵逐之矣。獨道家所言。雖體用略同。而保身延年之說。言之太過。近於石隱自全之士。其義亦少狹矣。